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

上海人民出版社

K835.165.1/1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编写组

D500/10



上海人民出版社

649152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由上海市五·七干校教研组和上海电机厂工人理论小组部分同志共同编写而成。本书附录一是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和本社翻译编辑室同志根据德文本翻译的。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

•工人哲学家约·狄慈根》编写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94,000

1977年6月第1版 1977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71·241 定价：0.28 元

恩格斯语录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

列宁语录

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

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

引　　言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是德国制革工人、社会民主党党员、无产阶级的著作家和哲学家。

狄慈根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后出现的工人哲学家。他是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直接推动下，为争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而学习和研究哲学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政治到达哲学”^①。他在革命斗争中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要翻身解放，必须掌握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锐利武器。他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它完全掌握我们时代的科学。虽然我们在数量上和体力上占优势，但单凭所遭受的不平而义愤填膺是不足以求得解放的。应当求援于理性的武器。”^②他称唯物辩证法是“中央的太阳”^③，我们力量的源泉。他说：“我们的力量在于辩证法”^④。

狄慈根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影响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结合革命斗争实践，经过刻苦自学而成长起来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极其尊敬和无限忠诚。他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三十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他总是“一读再读，直到我自己认为意思已

① 狄慈根：《哲学的成就》英文版(1928年芝加哥版，英译者W·W·克莱克，下同)，第322页。

② 《狄慈根哲学选集》俄文版，第262页。

③④ 同上书，第295页。

经足够清楚为止。”^① 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狄慈根克服了费尔巴哈直观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影响，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狄慈根在哲学史上的出现，表明在工业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无产阶级不仅迫切需要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完全能够掌握辩证唯物主义。革命导师对于狄慈根登上哲学舞台，曾作了很高的评价。恩格斯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337页）。列宁在《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列宁全集》第19卷61页）然而，狄慈根在表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够确切和模糊、混乱的地方。所以列宁又指出：“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述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同上书，第62页）

狄慈根是工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狄慈根刻苦学习、独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生，是鼓舞我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榜样。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历来倡导工农兵群众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九六三年，他又发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

^① 《狄慈根致卡尔·马克思》（1867年11月7日），见本书第96页。

召。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的巨大威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当前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斗争中，以及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愈来愈充分地发挥出来，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5页）。

华国锋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发出了“进一步把群众性的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的号召。华主席指出：“无论是深入揭批‘四人帮’，还是把党的建设搞好，或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都必须认真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战斗，统帅我们的工作。”我们坚决响应华主席的号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搞好理论工作，大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而作出贡献！

目 录

引言

一	狄慈根的革命活动及其社会政治观点	(1)
	狄慈根的青少年时代	(1)
	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0)
	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25)
	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40)
二	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54)
	“我们的哲学家”	(54)
	“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	(58)
	“思想是头脑机能跟某种对象相结合而产生的小孩”	(67)
	“人类从事一切，因此，人类也能够认识一切”	(76)
	认识论是哲学的重点	(82)
	狄慈根对宗教神学的批判	(85)
三	粉碎修正主义者炮制所谓“狄慈根主义”的阴谋	(89)
	附录一 约瑟夫·狄慈根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	(95)
	附录二 约瑟夫·狄慈根生平年表	(129)

一 狄慈根的革命活动 及其社会政治观点

狄慈根的青少年时代

约瑟夫·狄慈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人，并且都出生在当时德国工业最发达、民主革命运动最活跃的莱茵省。

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九日，约·狄慈根诞生于科伦附近的小乡镇布兰肯堡一个手工劳动者的家里。他父亲是个熟练的制革匠，在布兰肯堡开了一爿小小的制革作坊。

狄慈根的故乡科伦，是德国莱茵地区的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莱茵地区有丰富的煤矿、铁矿和水力资源，有利于工业的发展。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以及在法国资产阶级军队占领期间，莱茵地区取消了农奴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也就是狄慈根诞生的前夕，这个地区首先突破了手工工场的形式，采用了机器生产，出现了现代工业，出现了科伦、爱北费特、巴门等工业城市，成为德国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地区。因此，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在这个地区也就比德国其他地区活跃。

当时整个德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邦国割据的封建国家。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封建的生产关系仍居统治地位，广大贫苦农民依然处于农奴制的重压之下；即使

象已经取消了农奴制的莱茵地区，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也仍然保持着大部分特权。德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遭受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大多数工人来自农村，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义务”，不但要向地主缴纳贡赋，还要缴纳职业税。他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钟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206—207页）因此，尽管当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显露；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同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当时德国的主要矛盾。进行民主革命，消灭封建势力，实现国家的统一，是当时德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历史任务。约·狄慈根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处于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

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剥削下，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竞争下，狄慈根父亲的小作坊经常处于倒闭的边缘。狄慈根的父亲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作了许多努力。他看到离老家布兰肯堡不太远的乌克勒兹村，是法兰克福和科伦之间繁忙驿道上的一个歇脚的站头，制革作坊的营业要比布兰肯堡好些，便于一八三五年把自己的作坊迁移到那里。

乌克勒兹村大约有四百个居民，只有一所小学，狄慈根就在这所小学里读书。小学毕业后，他父亲四处张罗，好不容易把他送到科伦市立中学读书。这时的狄慈根虽然只有十三、

四岁，但已从多方面的社会接触中，受到科伦政治空气的影响，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他在科伦只读了两年，由于学膳等费用开支较重，狄慈根父亲为了减轻负担，便把他转到离乌克勒兹村不远的奥布尔普列斯村一所中学读书，学习拉丁文。在这所中学里，狄慈根也只读了半年，他父亲就再也没有力量继续供应他的求学费用了。刚刚十五、六岁的狄慈根从此被迫失学，只好在父亲的作坊里当学徒。

旧的教育制度把狄慈根这个穷人的孩子赶出了学校，但是，已经在科伦受到了进步思潮影响的狄慈根，一点也不屈服，这个倔强的孩子，顽强地进行自学，向旧的教育制度给他造成的失学困难作斗争。还在奥布尔普列斯村读书的时候，他就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哲学、政治经济学书籍。在父亲作坊当学徒期间，他养成了把书本打开放在身旁，一面劳动、一面学习的习惯。他依靠自修，学会了法文，能够用原文阅读法国的文学作品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卡贝等人的著作。狄慈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了在旧学校中不可能学到的进步的民主思想。这些思想在年轻的狄慈根的心中点燃了革命造反的火花。

年轻的狄慈根，在那些安于旧秩序的人们眼里，是一个不走“正路”的野孩子。他憎恶旧社会，在他父亲作坊劳动的时期中，写了一些控诉旧社会的诗歌。他在其中一首题为《无产者》的诗中写道：

生命被贫困的锁链拴着，
头脑被邪说的惨雾搅乱着。
劳动的痛楚和无尽头的苦力，

压抑着和紧逼着我直到大地。

都同样地是人，但我却是
生活在阴暗里，污浊而肮脏，
流浪汉和废物的子孙，
总是被注定在缺少灵魂的卑贱线上。

.....

背着我的十字架，直到这块臭皮囊
蹒跚地走进它的坟墓。你将从何处找寻我的灵魂？
除非那被魔鬼永久统治着的地方。^①

为什么“贫困的锁链拴着”广大的人民，宗教的邪说“搅乱着”他们？为什么“同样地是人”，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却只能生活在“阴暗里”，就是死了也逃脱不了魔鬼统治的天罗地网？这首诗，是年轻的狄慈根向吃人魔鬼——剥削阶级发出的愤怒的控诉，是他向德国统治制度发出的强烈抗议，也是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萌芽。他迫切地要求解答这些问题，他在积极地追求真理，寻找出路。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当时德国人民的革命情绪一天天高涨起来了。到了四十年代初期，爆发了一场为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大造舆论的哲学革命。这对狄慈根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这场斗争中，从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开始，展开了一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大论战。一八四一年，费

^① 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译者杨东蓴，下同）第104—105页。

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这本书冲破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8页）恩格斯在谈到这本书的重大意义时说：“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同上）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辩证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正在探索真理的狄慈根也发生了重大影响。狄慈根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给他的影响：“从幼年时代起，掌握系统的世界观就成为我的主题；在这方面，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给我指出了道路。”^① 一八五五年六月起，狄慈根还同费尔巴哈直接通信，建立了友谊，一直保持到一八七二年费尔巴哈逝世。

“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10页）当时的德国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社会革命已有一触即发之势。一八四四年六月，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一八四七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很多城市和农村发生了工人罢工、示威和农民武装暴动，革命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在一八四八年一月意大利西西里岛人民起义和法国“二月革命”的推动下，德国各邦迅速掀起了革命狂澜。在城市，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共和国万岁”，要求废除封建特权；在农村，农民们捣毁地主庄园、烧毁封建契约和地租账册；从而迫使各邦的反动内阁相继垮台，成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组成的新内阁。到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日柏林人民

^① 《狄慈根致卡尔·马克思》（1867年11月7日），见本书第97页。

举行武装起义，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了整个德国。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侨居在巴黎，立即共同制订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十七条，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四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德国革命的中心——科伦，并在六月一日创办了《新莱茵报》，利用这个阵地，指导德国的革命斗争。《新莱茵报》是革命民主派的机关报，也是无产阶级真正的战斗司令部。正如恩格斯后来指出的那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象《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185页）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教育群众的最伟大的学校。劳动人民在和平发展时期需要长时间才能学到的东西，而在革命时期的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就可以学会了。一八四八年革命锻炼了狄慈根，使狄慈根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

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年轻的狄慈根一开始就被这个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所激荡，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他怀着满腔革命激情，在乌克勒兹村的大道上，在其他的村庄里，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尖锐地控诉了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鼓动农民群众行动起来，争取革命的胜利。

一八四八年革命，使狄慈根直接接触到各种政治思潮，进一步激起了他追求真理的热忱。狄慈根说：“当我从《科伦日报》上读到柏林人民如何压倒普鲁士国王并且赢得所谓‘自由’时，我正在父亲的店铺里学手艺。这种‘自由’当时对我来说首先是一个沉思的对象。那个历史时期的各个党派，还有一些骚动者和大喊大叫的人，对于自由谈论得很多。但是，我

听到的关于自由的议论越多，使我对它越是热心，而它的观念却变得越是模模糊糊、昏暗不清，以致它在我的头脑里象磨坊里的车轮那样打转。”“政治自由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地方是它的起点和终点？我们要在什么地方并用什么方法才能找到关于它的确实可靠的知识？”^① 狄慈根对这些问题越是感到模糊不解，就越是努力探索，务求理解它。后来，他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一书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反动主义者、立宪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充斥着的一八四八年，在我当时还年轻的心灵中唤起了一个不可抗拒的欲望：想要从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事情中间（不管是对我所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对于什么是绝对无误的真实、善良、正确的东西，都获得一种批判的、坚定的和毫不怀疑的观点，获得一种明确的见解。由于我已经怀疑天上的上帝，而地上的教会也丝毫不能引起我的信任，我发现自己陷于最大的困惑之中，不知道怎样摆脱这种状况。我在探索中发现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我对他的著作的刻苦钻研，使我前进了一大步。”^②

尽管这个时候，狄慈根受到费尔巴哈很大的影响，但是，真正帮助他理解了这些问题的，却是《新莱茵报》上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论文。当时的《新莱茵报》，成了他的革命教科书。年轻的狄慈根就经常用《新莱茵报》的观点同普鲁士政府机关报——“拥护上帝、国王和祖国”的《新普鲁士报》^③

① 狄慈根：《哲学的成就》英文版，第 321 页。

② 《狄慈根哲学论文选集》英文版，第 279 页。

③ 《新普鲁士报》——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 年 6 月起在柏林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政党和普鲁士容克的喉舌。该报因报头上印有十字章图样，所以又以《十字报》而闻名。

进行对照，加以研究。他经常“一边放着格拉赫^①、施塔尔^②、莱奥^③等人的著作，一边又放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来阅读比较，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给了我一个立足点。”^④

从这两个根本对立的报纸的对比中，狄慈根认识到：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抽象的自由，只有具体的自由、阶级的自由。普鲁士地主贵族、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无产阶级，“他们都知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双方都有一个明确的起点和终点。”立宪派或自由主义者在政治自由这个“闪闪发光的一般原则”后面，“掩盖了钱袋的自由”。他们要求建立以普鲁士王朝为顶峰的统治，或者是要求建立以大公为首的共和国。地主贵族则要求有那种贵族的自由。“而共产主义者更有权利为无产阶级的自由而斗争，无产阶级的自由保证供应人民群众以面包和牛油，充分解放全部生产力。”^⑤ 狄慈根还指出：各个阶级为了实现本阶级要求的政治自由，都是以本阶级拥有的物质力量作为后盾，“普鲁士的地主贵族把军事十字章（他们把它作为徽章别在自己的帽子上），建立在它在历史上已经到手的王朝国民军的物质权力上，建立在用黑体字印成、并由穿黑色制服的教会警察支持的明确而神圣的圣经启示上。而共产主义者的出发点也是明确的、确实的、物质的东西，这就是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优势。这种优势代表着同前者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它是建立在历史上已经到手的劳动的生产能力

① 格拉赫(1795—1877)——普鲁士法律学家，保守派政治家，保守党和《十字杂志》的创始人。

② 施塔尔(1802—1861)——德国法律学家和极端反动的政治家。

③ 莱奥(1799—1878)——历史学家，普鲁士贵族政治的理论家之一。

④ 狄慈根：《哲学的成就》英文版，第321页。

⑤ 同上书，第322—323页。